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八十七

江玘子澗澗子曉暉晚子圻

錢真子瓚瓚玄孫敬忠啓忠

陳壯段正項麒韓偉李茂弘張清

夏寅劉昌彭珣王鉉陳璉周子良莊觀

趙敵舒清劉俊

曹時中兄泰陸容李崙

費瑄

江玘字用良仁和人景泰初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嘗  
陳六事皆關時弊已諫濫度僧道訟按察使陳璉寬

劾武清侯石亨罪天順時李賢柄政衆爭趨其門玘  
獨曰吾爲諫官何敢自托時宰居掖垣十年出爲山  
東左叅議成化中巡按御史上其治狀詔賜封誥旌  
之九載滿遷叅政玘當官涖政一守成憲不煩威而  
事集致政歸囊篋蕭然而世業悉以讓兄弟未嘗請  
託入公府子濶字文淵性孝友成化中舉進士選庶  
吉士正德初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  
文昭子曉字景熙正德中進士歷吏部郎中應天府  
尹嘉靖中遷工部右侍郎歷官以清慎稱世宗幸承  
天命曉先出置頓爲御史胡守中所劾下詔獄除名

暉字景孚後晚十年舉進士選庶吉士出行修潔有文  
名武宗將南巡與同館舒芬等抗疏諫受杖闕下既  
教習滿猶以前言事出爲廣德知州爲治廉正吏民  
畏服世宗立召爲編修尋進修撰張璵斥諸翰林爲  
外僚暉得河南僉事未赴卒暉子圻字子望隆慶二  
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決獄平允請託不  
行擢廣西提學僉事雖瘴鄉必親詣不以牒召試曰  
吾不忍逸已以勞人也力折營競品覈公當屬有侵  
其官者即投劾去圻性純孝父母疾嘗藥舐糞衣不  
解帶圻不正涉居喪廬於外哀毀泣血寢苫食淡三

年經寢室必俯其首目不流視妻化之經夫廬亦然  
當事欲奏聞於朝力辭曰奈何因父死爲名高家世  
貴顯而圻被服如寒士親故雖至貧賤亦卑身屈下  
之以是賢聲溢於鄉里雖野夫村婦無不知圻爲鬼  
子也既卒門人私謚爲孝端先生子鐔僉都御史自  
有傳

錢真字文煥鄞人正統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安  
卿伯張安與弟寧爭歲祿真劾之安遂下吏十三年  
用薦擢雲南左叅政旋改廣西義寧賊起將討之新  
司惠餉道艱真知賊中多積粟請因糧於敵而以銀

給軍一軍皆惟竟獲勝景泰改元富川賊合湖廣江  
華賊爲亂群帥謀奏請會討與曰待公等議定民無  
噍類矣獨率軍進且撫且戰擒其渠解散餘黨而還  
已而象州賊韋萬秀聚衆八千向陽朔與時已散遣  
諸軍聞報單車趨赴集縣中民兵於城西爲虎落百  
餘丈具蘭石布渠荅禦賊而夜走桂林簡精卒二百  
以益軍別令數百人駐白竹旦還陽朔賊大至與盡  
開柵門須賊入而趣白竹兵使前賊聞遁去明年西  
涎賊窺興安又明年趙普旺掠瀧水與皆計平之增  
俸一級七年大麓賊老藍擁兵數萬寇潯州平樂諸

府叅將范信觀望不敢前真慷慨往諭之賊羅拜散去信喜迎謂曰公一言乃抵我十萬兵行部及貴縣忽傳柳慶蠻千餘將來攻真曰寄語蠻酋錢叅政在此可來一戰也寇竟不至泗城知州岑豹刼那地知州羅文宇而困之文宇求救真使者七返豹不聽乃親往責以大義文宇遂得出天順四年考最擢湖廣左布政使遣憂服除補廣西父老交相賀曰錢公來吾屬獲福矣成化初都御史韓雍等征大藤峽真主供饋時獲俘者悉畀真訊之真爲剖晰縱舍者數百人滿九載致仕歸卒于瓊弘治中進士爲潛山知縣

以才調青陽皆有清惠聲前後御史行縣無一民訴  
枉者御史第齋宿謁廟而行累官廣西副使子崑舉  
人知縣鎡進士徐州兵備副使崑孫若賡進士臨江  
知府坐重辟繫獄三十年萬曆末子敬忠會試中式  
不就殿試囚服伏闕下請代父死若賡竟得釋歸敬  
忠字孝直後官寧國知府從弟啓忠字沃心崇禎元  
年釋褐即上書請復魏忠賢所毀天下書院授南康  
推官歷刑部郎中服闋赴都見山東流殍載道疏請  
糴米十萬石賑之及遷山東叅議兼僉事提督學政  
行次莒州遇流寇甚窘既知爲啓忠相率拜謝去蓋



皆所活饑民也敬忠兄子肅樂自有傳

陳壯字直夫其先浙江山陰人祖坐事謫戍交趾後  
調京衛遂家焉壯舉天順末進士授南京御史編修  
章懋等建言得罪抗疏救之帝遣中官採取花木復  
疏諫南京戶部尚書陳翌請以馬豆代百官俸壯言  
飼馬之物不可以養士大夫行之恐貽笑將來事乃  
寢壯家素饗奉親務養志常祿外一無所取父沒歸  
葬山陰廬於墓側居喪一循古禮母憂亦然起歷江  
西僉事持法甚謹尋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弘治中南  
涼吏部尚書張悅薦壯可大用乃以故官祿福建居

二年又乞致仕時倪岳爲吏部素知壯賢不允其去  
擢河南副使歲荒賑饑民懷其惠僉都御史林俊謝  
病舉以自代未及還而壯又乞致仕巡撫孫需奏留  
之又二年竟致仕去壯孤介寡合不與物浮沉自非  
節義士無有能邀其盼者親既沒遂無意仕進雖數  
強之起終非其意清修嫜節海內莫不重之同時段  
正字以中亦京衛人七歲能詩舉成化二年進士除  
元城知縣課最徵授御史歷按河南江西爲政嚴肅  
善激揚屬吏聞風自飭遷浙江副使坐累貶柳州同  
知改汝寧民苦科率正力爭於主者得損十三四擢

荊州知府遼府宗人橫甚正舉發之將軍以下多抵  
罪再遷江西左叅政入賀赴京卒正精吏事敏聰斷  
點猾無所容奸嚴於律身自奉簡淡未仕時僦屋以  
居入仕三十載猶不能成室其風節與壯相似  
項騏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舉於鄉授南京禮部  
司務憲宗即位詔求直言騏陳務正學納諫諍崇節  
義遠近習弭天變五事其言崇節義謂李賢王翱當  
曹欽作亂不能脅身死義乃甘屈膝圖苟免廉耻謂  
何宜顯正刑章用訓有位遠近習則請鑿王振曹吉  
祥之禍收攬威權復內豎掃除之役毋使干政皆入

所不敢言者歷南京刑部郎中久之謝病歸寄居於人甘貧屢空巡按御史高其節爲築室居之家食三十年無疾而終御史唐鳳儀以騏及僉事王琦與唐褚遂良先後同里表其里曰忠清附享遂良廟嘉靖時提學副使孔天循又別建揚清祠祀之先是庶僚以清操著者有瑞安韓偉浙江太平李茂弘巴張清節李山如豐慶錢塘周子良偉字英仲永樂中貢入國學選授御史宣德時捕畿輔妖賊有功改按河南廉靜知大體中州人謂前此巡按者或嚴苛或柔緩並下胥病若寬猛得中惟偉一人繼者亦皆自謂莫

及也正統初察廉擢河東鹽運使勅學宮簡師儒文  
教以興性至孝以母老乞歸不許卒於官茂弘未樂  
中進士除刑部主事正統時調考功員外郎皆以公  
廉稱爲人恬淡寡營與不苟合嘗嘆時事可憂謂  
上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豈能久安年未老  
即謝事去已而其言果驗清宣德五年進士歷官浙  
江布政使雅尚風素非客至不御酒肉人稱之曰青  
菜張山如未樂中以稅戶人才授序班積資至兵部  
郎中嘗同石亨紀功大同剛正不阿邊將畏服遷進  
秩一級後忤尚書陳汝言遂乞歸家貧無廩養躬操

井曰鄉人疏曰擣殺卽慶正統中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歷河南右布政使嘗行部有知縣餉巨燭至夜取  
然則曰金也立還之語之曰所遺燭不可然後勿復  
爾其人愧自劾去慶亦終不言其事子良正統間爲  
職方卽苦節自持恆粥產以給嘗出一千戶於獄其  
人持白金三百兩爲謝子良大駭欲暴於衆其人稽  
首請罪乃已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末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  
事杜門力學爲文以宏奧稱進卽中成化初考滿入  
都上書臣頃歷徐州見旱澇之後民不聊生此州壤

接山東素產豪傑今饑餓切身必爲盜賊乞特遣大臣鎮撫蠲其田租發廩賑貸又見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行禁絕淮安徐州濟寧實兩京咽喉宜各設文武官鎮守訓兵屯田常使兩京聲勢聯絡則倉猝可以制變章下所司惟不設文武官餘皆議行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其教務先德行士經激勸者後多爲聞人進浙江右叅政思信大孚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應曰湏憂公來吾屬乃歸耳寅檄至衆果解散久之進山東右布政使弘治改元言官或言其

老遂致仕歸寅清直無黨援爲郎官二十年副使十年始進秩未嘗以淹屈介意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爲名言初在南曹與工部主事吳人劉昌並有詩名昌幼穎悟絕人嘗避雨染肆閱其簿籍已而染肆火書以畀之不失毫髮年十九舉鄉試第一登進士博學工詩寅每見其作累月不下筆必求勝之昌後歷廣東左叅政

彭珣字毓敬安福人幼勤學有志操舉永樂十六年進士時營建方急大臣以珣才命董應天諸府民夫



吏受賕立置於法夫多道亡珣以誠感之令曰能自  
首勿辜於是首者十九尋以山東夫運木緩復委督  
之期甚迫珣如期而返已授政和知縣御史李宋巡  
銀場其家人爲奸利珣禁之宋乃撻劾珣枉道還家  
謫徒沛中洪熙時用薦授臨清教諭造士有程法遠  
近聞其名聘考鄉試者三揚士竒薦爲翰林編修預  
修五倫書宣廟實錄正統初簡儒臣十三人督天下  
學校珣以按察僉事涖廣東乃峻規條杜請謁考課  
先德行後文藝增修黌舍士風爲振嘗陳崇節義厚  
俸祿舉祀典均鹽利儲載籍五事帝多議行尋兼督

袁燾黜陟官吏秩滿進山西副使仍理學事景泰初  
罷提學官改任湖廣贊理廣西軍務踰年引疾歸玩  
生平寡嗜欲甘勞苦動以古人自期廉名直節表著  
一時全時以督學著聲者王鈺陳璉莊觀鈺諸暨人  
永樂十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修撰以僉事督  
江西學校鈺淹貫經史言行有矩矱每以古誼訓厲  
諸生皆翕然向信楊士奇深器之五年考滿入都謁  
都御史陳智長揖不拜智怒叱之鈺遂抗章引疾去  
璉臨海人永樂六年鄉試明年會試皆第一九年成  
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乞假歸杜門誦讀越十五年

始應聘全考會試事竣復乞歸執政不許以爲廣西  
提學僉事居五月遭母喪哀毀骨立廬於墓側喪除  
代鈺視江西學政其造士一如鈺士並稱之滿三載  
謝病歸璉家貧而急於行義嘗誡子弟隨力周急曰  
若施惠必待富而後爲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矣縣令  
孫振以璉屋敝欲葺之且時繼以肉皆峻却之觀歎  
人舉於鄉歷義烏訓導辰溪教諭國子學正皆以善  
教稱用薦爲陝西提學僉事視諸生若子弟文藝之  
外勉以實行由是士尚廉恥文教以興所造士若楊  
鼎黃諫劉俊相總取上第前後未有也滿九載師生

相率乞留詔進副使還任又三載歸

趙敬字叔成武進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石亨惡諸給事御史出之外敬與焉已不果調成化改元詔御史出巡毋擅撻軍職敬言軍職作奸者多若必待奏請行罰則彼益無畏忌請輕罪得自治如故事報可頃之爲于謙訟寃乞復官遣祭又言卽中吳節御史葉淇等所犯皆輕均宜復職帝並從之出按河南時荆襄盜起擾南陽敬賑荒弭變治甚有聲帝從司禮監請將遣中官造紙浙江敬以歲歉民困奏止之三年改按江西值南昌九江南康諸府大饑

敵盡心賑救奏蠲逋負免鹽鈔停漕運一年以所徵糧十九萬石留賑民賴以濟江西俗好訐訟有司風憲官不察徃徃逮繫敵言監司以激揚爲職當先廉訪得實然後收鞠若不論誠僞槩加摧辱本欲懲弊反至長姦請禁之由是訐訟稍息敵周知利弊所設施咸當吏民畏愛之秩滿當代民上章乞留詔就遷按察使專撫饑民六年敵奏所部年穀已登豪強戢服無事可理乞還朝戶科諸給事劾敵欺罔詔巡按御史核實始召還改汝山西陳刑獄六事皆允行敵優吏能然好任情並行在山西功名頗減十四年

入觀中浮言罷歸

舒清字本直德興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出  
權杭州竹木適有水患築堤捍之民號舒公堤進員  
外郎有事於徽府適鈞州發地得錢十八萬緡奏籍  
之官進營繕郎中力損浮費忤宦官不顧出爲河南  
叅議黃河溢灌開封城全列多具舟自濟清獨率吏  
民防禦二日水降城卒無虞歲饑請輸漕米數十萬  
石賑恤全活多遷四川叅政進右布政使立遞減法  
以便民弘治八年改廣西左布政使爲政平恕事苟  
病民必去之後已徭獯反側不常清御以思信皆警

服田州土官襲職酬金幣甚厚清召集屬吏示以義  
章而歸其賄於公幣先是清在四川憲宗遣中使取  
銅鼓諸物及是孝宗亦索古琴清皆抗疏切諫尋以  
疾乞歸不復出村居十餘年嵩以簡籍自娛正德中  
姚源賊起過其里相戒曰此廉吏家也不可犯歛兵  
而去廣東布政使吳廷舉頌於朝言清故廉吏遺愛  
在民今養志丘園家徒壁立乞量授一京官或勅有  
司月給廩以勵士風敦薄俗寢不行  
劉俊字君佐深州人成化八年進士授青州推官每  
行縣布衣匹馬不列騶從讞獄明決強梗懼伏時稱

廉平傲授御史坐事謫光澤知縣擢河南僉事已遷副使有重獄同列不能決者多推俊俊發伏鈎隱盡法乃止前後巡大梁河內所至弊絕及代去姦吏酌酒相慶時仕途特重進士其出任州縣者上官禮之加等其人亦自謂行當被召徃徃爲急政立聲名或傲肆自恣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勸懲當以政他何恤焉故其御屬吏不少寬假後有去爲要路者遂騰謗言會臺諫將劾諸方面官竟注名貪虐章下九卿評議戶部尚書侶鍾識俊名昌言於朝曰此故青州廉吏也頗聞其節愈勵奈何有此事遂得寢俊性慙



直不飾邊幅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獨好飲酒所  
與爲酒人者至輒開閣延之所設蔬果而已相與飲  
極歡然終不能有所干也任滿致仕終於家

曹時中名節華亭人嫌與漢中常侍同名遂以字行  
成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遷浙江僉事性廉介  
遭喪廬墓有芝產焉起故官改雲南所知或言遠方  
夷獠不可繩以法宜稍變故掾時中曰彼地遠吾道  
無遠吾知守道而已單車之官以治行聞弘治初王  
恕爲吏部見時中名語僚屬曰如此人奈何棄之荒  
裔乃遷浙江副使緣海衛所官以苞苴進問何物曰

歲例時中曰賊也何例之有叱出之威令大行與同  
列議事不合遂乞休歸時中端謹和易待人雖與隸  
一接以誠至析義理臨事機權衡可否確然不能易  
隣有悍生惡其方嚴常對其僕呼名詬之僕以告時  
中徐曰彼詈我而汝述之是再詈也置之若弗聞生  
無以難則伺時中獨立門屏使人前獻嬖書時中笑  
曰若主必無好語不須啓視也取火焚之生愧而止  
有貴公子挾妓遊夫馬山歌吹過其門時中使人召  
而撻之曰若父居官清儉若顧淫蕩至此吾於若大  
矣行也義不當坐視故代若父教之其人自此折節

烏端士時中平詩及書家居三十年聲望益重都御史林俊常舉以自代年九十餘卒兄泰景泰五年進士僕竊其貲狎妓泰訟之刑部攝妓拷訊妓反誣泰坐是廢於時英宗復位或白其寃帝惡其名同景泰年號遂不用俄有投匿名書毀曹吉祥者或以誣泰帝曰此怨我不用故耳即遣使逮治不勝榜掠自誣服坐死既而得白乃釋歸以詞翰自娛與時中齊名陸容字文量崑山人少與同縣陸鈇張泰齊名號妻江三鳳容舉成化初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外艱服除留爲兵部主事竟考稱職再遷郎中撒馬兒罕貢

獅子至嘉峪關乞遣大臣往迓且發兵防護兵部尚  
書陳鉞將從之命容草奏容言進貢禮部事鉞不從  
趣之急容乃具奏藁言明王不貴異物若遣大臣往  
逆慮貽笑四方鉞恐忤帝意始移禮部尚書周洪護  
亦言大臣不可遣宦官迎馬十八年行人王勉自安  
南還言其王黎灝僭稱年號擅侵鄰邦宜興師往討  
容言安南臣中國久未聞叛謀勉妄言啓釁宜罪會  
大臣亦多惡勉乃下詔撤諭官都指揮昌佐本塞外  
降人黃緣中官求爲金齒叅將帝令兵部上其名容  
持亦可俄召容至左順門諭意容曰既出上意安用

推爲且金齒邊徼要地佐凡才不勝任他日誰執其  
咎事竟寢弘治初都指揮梁宏王欽以典御廡李良  
請得擢都督僉事容言都督重任不宜授無功良招  
權市恩當按問會言官亦力爭乃命二人還守故已  
陳時政八事言比者內閣必用翰林是今日之庶吉  
士乃他日宰輔也頃年選館多出要人援引少及寒  
素請慎選擇於先嚴去留於後毋限以地其留者今  
日講求實學養成公輔之器而九列大臣有才堪經  
國者亦令相叅推舉庶幾丞弼得人又日者言官糾  
劾都御史賈真等四十餘人陛下獨出宸斷悉行罷

熙吏部職司其事乃不預聞其間豈無枉抑自歎請  
付之吏部評其素行而進退之其他言久任巡撫經  
理京衛教勦威練禁兵均鈔法慎會議於時弊爲切  
帝多採納馬出爲浙江右叅政嘗條列便民十事及  
以公事入都又論漕渠利害觸權要尋假大計免歸  
踰年卒容好學居官手不釋卷家藏萬餘帙皆躬自  
警勸性孝友母卒時容且老執喪過禮弟天撫諸孤  
有恩其歿也皆持三年服鈇字鼎儀天順八年會試  
第一殿試及第授編修歷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克  
講官得疾給驛歸卒泰字亨父鈇同年進士選庶吉

士官終修撰二人並以詩名李東陽極稱之

李崙字世瞻陝西咸寧人爲諸生受業全邑李錦以學行聞知府余子俊器之舉成化五年進士除知屯留有奸民持官府短長指使據史橫於一縣號爲主文崙廉得十餘輩立捶殺之吏民大驚諸豪猾皆股慄乃興學校正風俗時婚娶平徭賦治行爲山西最稍遷戶部主事歷郎中曹司弊盡革出爲廬州知府崙初治屯留嚴至是濟以寬歲旱悉心賑救蝗不入境立俵馬法定鹽鈔價紓河橋廣儲蓄善政具興遷河南左叅政士民泣送載道遭艱歸卒崙制行甚高

且優經濟許進嘗稱之曰人知李世瞻有伯夷之清  
不知其才固管仲儔也時論以爲當既沒妻子不能  
自存延綏副總兵曹雄上書頌崙及長安孔琦清節  
請優恤其家乃命有司月給米各一石琦由進士仕  
至刑部員外郎亦以清操聞

費瑄鉛山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工部主事徐州呂  
梁二洪堤數潰歲費民不貲瑄往治改用石而築壩  
於其西使殺湍悍其東復甃長衢以便輓省工費歲  
三十萬尋遇饑疫賑荒給藥全活無算民深德之爲  
立生祠後遷兵部員外郎貴州巡撫謝朶總兵官吳



經等貪功屢奏爛土苗反僭稱王乞發大軍征討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遣老成有識者往勘乃以命瑄及御史鄧庠二人至適歷清平都勻按視苗實無反狀第稍侵民土田守臣慮妄奏獲譴輒危語脅二人不爲動下令招撫苗知中朝無征討意群出聽命竟不煩兵而定二人乃劾梟經及鎮守中官張成等罪詔宥之而所奏招撫善後事皆報可瑄尋遷貴州右叅議以終瑄誠篤出天性所至有建立嘉靖初知徐州張淮言州人思瑄不忘而所建祠未著祀典請令有司歲祭詔可庠宜章人仕至南京戶部尚書

論曰明代人材大率取之學校當其盛時所以儲養甚厚士得以沐浴於詩書故出而服官徃徃能善於其職若江玘諸人位不至甚通顯要其所自命皆不苟此可以見當時教育之隆也有國家者豈可不以養賢爲急務哉

明史卷二百三十七

列傳八十八

徐溥

劉健

丘濬

謝遷

李東陽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天順初兼司經局校書侍東宮講讀憲宗立擢左庶子兼侍講直經筵再遷太常卿兼學士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叅與機務旋進禮部尚書弘治初爲給事中方向御史曹璘等所劾帝嘗不問恆年劉吉罷溥爲首輔欽天監革職監正

李華爲昌國公張鬱擇塾地中旨復官溥與同列五  
言陛下即位以來遷除悉由疏擬別無內降倖門一  
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不聽八年太皇太后思  
見崇王召入朝溥等與尚書倪岳等各上疏諫帝爲  
請於太后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請遣大臣往解帝  
欲從之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馳檄諭之足矣若遣  
使往萬一抗令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則坐耗中國非  
計之得也於是罷不遣使其年十二月詔撰三清樂  
章溥等言天尊無偶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况三  
清乃道家誕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其一以

周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入鬼列天神矯誣甚矣陛下紹天明命不當以贖禮事天臣等誦習五經亦不敢以非道事陛下且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漢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缺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邪說得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能每事獻規爲陛下保其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不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得竭駑鈍少有所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明年言

官厯泮等六十人以言事下獄溥等救之得釋帝自  
八年後視朝漸晏溥等常以爲言帝雖納之已復如  
故中官李廣又以燒煉齋醮被寵十年二月溥等上  
疏極論曰自洪武迄天順朝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  
今朝叅之外不得一望天顏所恃以通下情者惟在  
章奏又不時斷決或稽數月或竟不施行妨政體不  
小經筵日講所以成就君德今每歲舉行不過數日  
較初政大有不同夫人君一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正  
必繫於邪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昔宋徽宗  
崇尚道教科儀符籙一時最盛卒至乘輿播遷社稷

傾覆至若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害百端  
唐憲宗信用柳泌以至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  
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殿皆焚燬無餘彼  
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  
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於妖  
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  
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  
益於事今天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歛百出土  
馬罷疲閭閻窮困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火失度  
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無虛月將

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  
臣等若不復言誰復有爲陛下言之者哉帝感其言  
三月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  
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中  
有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  
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  
再見舉朝詔爲盛事然倉卒不能悉稱上旨終溥在  
位亦止此一召而已明年以災異求言廷臣所上封  
事經月不報而言官以論救何異忤旨待罪久不處  
分溥等皆以爲言於是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



溥累加至少傅太子太傅年七十遇疾乞休優詔不  
允命颯兩寒暑免朝及東宮出閣復加少師太子太  
師進華蓋殿以目青三疏乞休始許之恩賚視常典  
有加踰年卒贈太師諡文靖溥儀度詳雅溫易可親  
性至孝常再廬墓自奉甚薄而好施予置義田八百  
畝贖宗族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爲復其徭役酷  
嗜古書畫竒玩有獻者或爲之薦引而二子緣輸粟  
得官時論少病之然承劉吉恣睢之後鎮以安靜論  
事務守成法斥異端抑權倖汲引人士不爲矜恃卒

稱賢相焉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端重  
好學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遊從事伊洛之學舉天  
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謝交遊鍵戶讀書人  
以木強目之然益練習典故有經濟之志成化初修  
英宗實錄健從憂中起復固辭不許書成進修撰三  
遷至少詹事克東宮講官受知於孝宗既即位進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弘治四  
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太保十一年  
代徐溥爲首輔是時太監李廣已死而清寧宮及軍  
器庫番經敵相繼灾健與同列李東陽謝遷疏言古

之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乃比來奸邪熒惑聖聽  
或謂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或謂天下久太平無可憂  
患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  
皆慢天欺君誣妄亂政之言罪不容死且災異之積  
由奸人得志貨賂公行賞罰失平紀綱弛廢工役繁  
興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群臣被其脅制結舌不言  
怨歎之聲上千和氣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  
慝未盡除宿弊未盡革望乘修省之際進賢斥姦明  
示賞罰凡所當行之事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大  
患帝方嘉納其言而廣之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

葬祠額健等言內臣祠卹非制廣死而姦露人謂陛下當追正其罪暴之天下乃復厚其卹典何以懲勸祠額遂寢時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頗有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生江瑑因劾健東陽杜抑言路二人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而下瑑於獄二人力救瑑得釋清寧宮成命灌頂國師那卜堅叅等設壇作慶贊事健等極諫尚書屠濬等亦言之皆不納十二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乃召健及東陽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等自陳䟽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

是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頷之而已十四年秋  
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上言天下之財其生  
有限所貴先時樽節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  
作務爲新巧齋黜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  
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  
利者亦數千萬計而且土木日興科歛不已傳奉冗  
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  
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遼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  
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大施乾斷絕無益之費躬  
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群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

之策天下幸甚居數日詔遣中官王瑞賫真武像及  
旂幢之屬建醮武當山令閣臣撰勅及祝辭健等言  
今四方災傷洊至湖廣叛苗肆亂方甚今乃糜財動  
衆用舡六十餘艘輓舟役夫動至千萬非徒迫之逃  
亡抑恐激成禍變臣等平時無格心之學不能上啓  
聖聰斥遠邪妄固已失職何敢又爲阿諛以重其罪  
吏部尚書倪岳等亦切諫不從明年詔擬釋迦啞塔  
像贊健等疏謂王言天下所取法豈可施於番僧曩  
英宗冲齡踐祚嘗御製佛子像贊時大臣不能引義  
固爭臣竊恥之今若復製贊詞流播四方損國體不

細帝納之而止先是五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  
罷齊醮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颶陽大水廷臣多言  
時政缺失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勵精  
圖治章至數上竟不能盡從健累加至少師兼太子  
太師十六年與東陽遷同賜蟒衣閣臣賜蟒自此始  
一品滿九載命兼支大學士俸帝事兩宮太后甚謹  
而兩宮皆素好佛老以故宮中多設齋醮又數遣中  
使進神袍於泰山或白晝散燈市上健等言天子所  
當祭者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而已其禮有時而  
其用有節若釋老之教不然罷僧道則尊賢之禮踈

耗帑藏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爲仁厚則冒進者得蒙濫恩以慈悲爲寬容則靈法者得逃重罰事之弊無過此者明年二月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健等諫曰頃聞建塔之命中心驚惶夜不能寐今寺觀相望齋醮不時謂可祈福弭災庇民護國也乃近年以來災祲迭見寇盜縱橫不知所祈何福所弭何災護國庇民其效安在苟罷寺塔之費以之濟賑可活饑民無算陛下即欲祈福延壽計無過此者會尚書馬文升亦偕文武大臣力爭事得寢先是帝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真人令內閣撰誥健等疏諫不聽久之



不進帝趣之健等復諫曰竊惟封誥之典朝廷所以  
勵賢能師保大臣至尊顯矣必待三年秩滿無過然  
後予之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而此輩妖妄賤品  
封號乃更益馬傳之天下後世謂此陛下所賜臣等  
所撰如辱國何疏入亦得罷夏小玉子謀犯大同帝  
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須曾經戰陣者帝曰將  
黃謀畧非必定經戰陣東陽曰兩者兼用爲宜因言  
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  
健等退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未幾遣警狎至帝惑  
中官苗遠言銳意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之帝

意猶未回兵部尚書劉大憂亦言京軍不可動乃止  
帝自十二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  
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  
嘗論及理財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  
私販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  
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赦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  
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  
聞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不爲媿阿  
每進見帝輒屏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  
數稱善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而帝晚年德益進諸進退文武大臣釐飭屯田墾馬  
諸政悉召閣臣面議健於時翊贊爲多而馬文升劉  
大夏韓文戴珊諸人布在要地天下想望太平焉帝  
疾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受顧命帝力疾起坐自叙  
即位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  
導良苦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  
讀書輔爲賢主健等欬歔頓首受命而出翊日帝崩  
初孝宗以近習亂政與健等言嘗有意削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然仁慈未能決健等亦見帝素清癯太子  
未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却慮遠顧亦未敢輕發及

武宗嗣位東宮舊豎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  
丘聚高鳳羅祥等八人用事時謂之八黨日導帝遊  
戲由是怠於政事健等釐諸弊政凡孝宗所欲興罷  
者悉以遺詔行之而久廢格不舉京師淫雨自六月  
至於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今  
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  
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  
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若  
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之曠  
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

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歲支銀百餘萬  
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  
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  
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溫  
詔答之而狎近群小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亦日衆享  
祀郊廟帶刀被甲簇擁駕後侈踰舊制內府諸監局  
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祿日供驟益數倍蟒衣玉  
帶內府乘馬者難以悉數健等極陳其弊報聞而已  
正德元年二月帝納戶部言畿甸皇莊令有司徵課  
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主之健等言皇莊既以進奉

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不省時吏戶  
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䟽爭職掌而近習撓之傳示  
帝意令閣臣誦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健  
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壞亂鹽政北征將士之無  
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用  
匪人皆宜痛加阻抑今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群小欲  
以一二私人私思壞百年之定制臣等豈敢苟從哉通  
者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  
橫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  
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讐保姦回如骨肉日復一日

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  
腹心乃邇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  
易職既曠矣若復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悞國  
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  
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以陛下爲託  
刻骨銘心誓以死報邇者群災疊異併萃一時天變  
於上人怨於下京師白晝殺人邊塞巨寇犯順戰則  
無兵守則無食軍民困敝政務替弛名器濫狼風俗  
頽敗歷觀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方且耽溺晏  
安恬不覺悟建言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謂之曠擾

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  
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徇小人之佞詞排舉  
朝之公論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爲鹽法賞功  
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聞玉音若以臣等言是  
且賜施行所言非耶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  
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  
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  
一日立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  
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  
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



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  
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  
齒初孝宗山陵甫畢健等即請開經筵及是帝失德  
滋甚每當日講率云朝謁兩宮或云擇日乘馬軍國  
大政悉委近昵中外莫不失望健等深以為憂三月  
丁亥上疏極陳怠學之失且具述先帝彌留惓惓屬  
以勸學詞甚哀切冀用感動帝而帝竟不報六月復  
因災異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遊戲漸廣經筵日  
講亟命停止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  
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

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  
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  
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惑帝曰  
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御等言是朕當行之健  
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尤要者請置之坐隅朝夕省  
覽曰無車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類幸監局泛舟海  
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供食疏入報聞至  
八月帝既大婚健等請開講筵命俟九月至期又命  
停午講健等言先帝時每日必二講今不可廢不從  
當是時健等懇切疏諫者屢矣帝終不能改既而遣

中官崔杲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健等亦言不可帝召至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言鹽引務依杲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竟俞健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時健等謀去八黨會言官交章請除之健等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禮詣閣曰朕將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不可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乞付法司未報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

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  
亂亡不已且邪正無並立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  
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  
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  
聽健等以去就爭永成等寤甚相對涕泣而尚書韓  
文等䟽又入於是帝命司禮八人皆詣閣議一日三  
至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謂處之未盡健推案  
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  
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東陽語少緩  
而兩人聲色俱厲八人中有王岳者素剛厲疾邪慨

然曰聞議是健乃密屬岳令與其儕范亨徐智助已  
明日帝召諸大臣於左順門健逆謂之曰事且濟公  
第堅持既而韓文抗聲數八人罪而岳等復爲帝言  
如健指帝不得已許之會暮期明旦逮捕頃之事變  
叔岳等下詔獄而瑾入司禮健遽遂乞致仕賜勅給  
驛月廩歲夫猶如故事健去而瑾憾之不已尋矯旨  
列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以健爲首又二年前  
籍爲民追奪誥命使家居杜門謝客親知罕見其面  
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遊輒嘆息不食曰吾負  
先帝世宗立命行人賞勅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爲

比賜賚有加及年躋九十詔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  
羊上尊酒官其孫成學爲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卒年  
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  
悼賜卹甚厚贈太師諡文靖健器局嚴整正色率下  
無黨無偏朝退寮案私謁不交一言不喜爲詞藻時  
東陽以詩文汲引後進海內士皆搢腕抵掌談文學  
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爲明  
世輔臣第一孫望之進士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輒  
成誦家貧無書嘗跋涉數百里借書於人必得乃已

以是淹貫羣籍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  
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  
以學問知名館閣成化中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  
錄進侍讀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  
是時經生作文尚險怪濬先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  
皆痛抑之及是尤諄諄爲諸生告誠文體復返於正  
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  
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於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  
書以補之書成適孝宗嗣位表上之帝稱善特進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賚金幣下詔刊行修憲宗實錄

克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叅與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平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我太祖開基建元歲在戊申今陛下登極之歲遠符之天意殆欲陛下紹休太祖也竊觀漢唐宋之世徃徃中微政務日敝風俗日薄民生日促馴至敗亡而不可救此無他繼體之君生長宮闈之中險阻不歷憂患不更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正用度無節信任非人苟且因循而



無奮發之志故也向使當時人主預知國勢之將衰  
汲汲焉反躬修省爲祈天永命之計其國祚寧止是  
哉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五六百  
震通者彗星出天津地震天鳴異鳥三鳴於禁中考  
諸春秋歷年二百四十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  
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餘年之間變不虛生甚可畏  
也願陛下體上承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  
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  
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  
政務使天下曉然知上之所好在於王道而不在於

抑妾則夫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  
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未幾又疏請訪購  
遺書帝並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叅濟在位常以寬  
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獨任性褊隘少益藉嘗與  
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多面  
折之折陳獻章莊昶又與吏部尚書王恕不相得至  
不交一言六年計羣吏恕所奏罷幾二千人濟言此  
非唐虞三考黜陟之法又非太祖察吏舊章請未及  
三載者且復任雖經一考非貪暴跡顯者勿斥於是  
得留者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會太醫院判劉文泰訐

恕恕坐罷而濬實主其謀以是人多不直濬南京給事中毛珵御史朱憲周津等交章劾濬儉邪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諱文莊濬廉介所居卽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恒偏激亦能以博辯濟其說如論范仲淹譏其生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而秦檜有再造功聞者駭焉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修撰累遷左庶子弘治元年春中官郭

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遼上言三年之憂豈容頽忘  
祥禫之期歲亦不遠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尚書  
周洪謨等具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爲講官  
及是復與日講務積誠以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  
誦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內閣叅預機務遷時居憂力  
辭不許服除始拜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閣  
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  
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  
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邊曰先朝以

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今若議加恐民不堪命且  
足國在節用苟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會尚書倪岳  
亦爭之議遂寢孝宗晚年慨然欲釐弊政而內府諸  
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執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  
驥凶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餉其弊  
尤甚遷承間言之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  
益也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聞奏然後嚴立條約  
以禁之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悅如其言行之遷  
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東陽同志相得於時成  
就君德匡救時政三人皆共之而遷見事尤明敏天

下稱爲賢相武宗嗣位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既數  
諫弗見聽因天變求去甚力帝輒慰留及請誅劉瑾  
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頒勅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  
未已焦芳既附瑾亦憾遷先嘗舉王鏊自代不及已  
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爲  
民遣使四出偵察無所得則據遷前爲內閣時浙江  
應詔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  
文彪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罪矯旨謂天  
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隱士之多耶遂下禮等  
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至閣欲逮二人且籍其

家賴東陽力，鮮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既而旨下，果如方言。禮等咸戍邊，吏部尚書劉宇又阿瑾意，劾兩司以下訪舉失實，皆得罪。坐罰米有削籍者。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未幾，給事中李憲、御史顏正等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爲奸回小人戒。於是奪者六百七十五人。當是時，人皆爲遷危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世宗即位，遣使存問。起廸叅議，丕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入謝，勸帝勤學法。祖聽諫，優旨答之。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問。六年，大

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  
乃遣行人賫手勅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時  
遷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閣一清  
以官尊於遷無相下意遷居位數月見同列難與共  
事力求去帝待遷愈厚以天寒免朝叅除夕賜御製  
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藥餌先祿致酒餼使者相望  
於道遷竟以次年正月辭歸十年卒於家年八十有  
三贈太傅諡文正迪仕至廣東布政使丕鄉試第一  
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能徑尺



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還其家後兩  
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六年年十六舉  
順天鄉試遂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  
士克東宮講官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由左庶子兼  
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東陽盛有文名而  
不爲當軸所喜至五年始得供事講筵明年夏旱災  
求言東陽乃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  
數千言上之帝稱善又明年閣臣徐溥等以誥勅繁  
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  
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八年以本官直文

淵閣叅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時政闕失輒借薄  
等盡言極諫東陽長於古文辭閣中疏草必屬之疏  
出多爲人傳誦十一年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燕文  
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關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  
疏言臣奉使遙行適遇亢旱見天津一路夏麥已枯  
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臨清安平  
諸處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揚諸府流亡  
載道人至掘齒而食江南浙東方數千里戶口凋耗  
軍伍虛空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夫以東南  
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窳素無積聚

今秋再歎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言及於斯  
可爲痛哭豈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  
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者耶臣訪之  
道路詢之官吏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  
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  
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  
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托名皇  
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之所大張市肆網羅高稅國  
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今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  
織造內官縱羣小培植牌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

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即縣不  
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  
重亦不得而知也是皆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  
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  
屢見勅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  
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  
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  
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因再疏自劾求退不許  
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累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數諫帝失德不見省及劉瑾入司禮與健等

即日辭位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健等瀕  
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使當日肯力爭  
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是時中外大權皆歸瑾務  
摧抑縉紳而焦芳既入閣又助之虐老成忠直之士  
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然遇傳免日講日晏視  
朝猶拜䟽切諫瑾雖兇暴日甚無所不訕侮顧於東  
陽猶陽加禮敬凡瑾所爲亂政彌縫其間時亦有所  
補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  
輿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  
校幾死東陽先後偕同列救之璿等謫戍奎彧得釋

三年六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  
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令大僚及翰林皆出執庶僚  
三百餘人下詔獄於是都下人情恟駭次日東陽等  
論救未報而瑾廉知乃同類所爲衆遂獲宥東陽又  
疏言陛下勵精圖治威令大行然霜雪之後必有陽  
春此固天道人君所當法今略舉數事如逃軍拐馬  
既謫邊矣窩主隣伍亦謫戍近衛罪無差等各司坐  
罪追究及於僉書以一事而窮數十年之案以一人  
而累數十人之命情實可原諸遺糧革自有主者今  
虧損浥爛槩坐巡撫至倍數追償似爲過重四方奉

差官校真偽莫分公私紛擾自今外吏有犯請責撫  
按問擬毋輒遣官以林詐冒章下所司覆奏所司具  
如閣臣指有所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  
驚嘆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東陽爭之謂為盜  
之人猝動於惡雖其父兄有不及知若果行之恐乖  
罪人不孥之義有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叙功者所  
司乞詰舍藏及隣伍將以新例處之東陽言如是則  
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由是俱得免先是東陽既求  
去不得務為委蛇以避禍而焦芳疾東陽位已上日  
如構間瑾乃令人摘通鑑纂要小疵為東陽等罪而

除騰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寫度勢不能爭急歎於芳芳與張綵爲解乃已自是益謹事瑾瑾建元明宮爲撰碑頌德每遇瑾有所奏請必擬優旨褒答四方上奏即大事令吏抱牘詣瑾第問可否然後擬旨瑾久亦安之故當其威震烜赫時東陽婉言曉譬或雜以詼嘲屢見聽從如劉大夏楊一清劉健謝遷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至有投詩於門以嘲者侍郎羅紀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之籍東陽得書俛首長嘆而已



時焦芳既與中人爲一而王鑿雖持正亦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揚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強已而鑿辭位割宇代之未幾去繼以曹元皆瑾黨也以故東陽勢益孤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一品祿久之摘會典中譌謬奪所加祿居數日以孝宗實錄成旋復之蓋東陽亦不免狎侮矣五年春帝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以詔書所未及者數條上請帝悉從之已而法司劉璟等畏瑾裁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職撰勅或被駁再三或

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滕黃逼令  
落稿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  
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以平寘  
鑄加特進左柱國廢一子尚寶司丞爲御史張芹所  
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廢不許時焦芳曹元  
已罷而劉忠梁儲入典機密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  
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  
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於禁中東陽  
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霸州盜劉六等亂起侍  
帥陸完方出師涿州而賊已至固安京師震動帝乃

召對東陽廷和儲於左順門欲召還完軍東陽稱善  
因言賊本烏合但朝廷賞罰明信使諸將効力賊自  
不足平帝曰然遂慰勞賜羊酒而退時帝久不接大  
臣及是但答問教言無所獻替人益責望東陽七年  
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相繼地震而  
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  
度谷大用仍開西殿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也九  
載秩滿薨吏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廢于世錦衣千戶  
再疏力辭改廢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  
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

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單勅帝坐乾清宮門趣之  
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自是江彬等  
以邊兵入衛豹房小人愈得志矣東陽以老疾乞休  
前後章數十上至是始許賜勅乘傳月廩歲祿如故  
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東陽事父淳有  
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  
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  
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照耀四裔煥成  
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槩然有所成  
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揚士奇之

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家居購  
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  
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索  
無魚菜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故與  
楊一清善及疾亟一清視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曰  
本朝無謚文正者請以奉公東陽自床上頓首謝後  
竟得之

論曰弘治間政府前後五人和衷協力弼成化理庶  
幾哉泰交之風可謂克稱其職矣乃薄以寬厚見稱  
濟以褊急被誚則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健遷尤疏

方正及乎易世政歸闇尹太阿倒執事機一失禍發  
如矢當斯時也律以古大臣翰旋之道如數公者不  
亦疎乎東陽預馮几之託未遂遠引降心曲濟不爲  
無益然隱忍浮沉固難辭於賢者之責矣嗚乎公孤  
輔導寧異人任也哉